

## 小宇宙

瀛苑副刊

■文/曾祥芸 圖/Mr. 阿力

「為何這城市為所欲為？我只要屬於我的宇宙！」

愛情好像日本卡通「庫洛魔法使」裡面散佚的卡片精靈，粉狀瀰漫在整座城，讓每個人都沾染愛情，拍不掉一身的塵緣與執著。

那時候，整座城市只有自己免疫，只能慢慢地退回到自己的世界，。如今我也步上大三的軌道，發現大三全然不是我想的那麼回事。大三很忙，繁忙之中無暇思索歲月帶來的焦慮與哀愁。光是打工就快撐破計畫表，與朋友的聯繫與相聚越來越少，「畢竟得對自己負責哪！」我常常在心不甘情不願、匆忙趕打工的時刻對自己喊話。

打工消去大半時間，什麼時候身邊的人都倆倆一組，開啟了他們的新世界？如同網路遊戲，倆倆一組的人可以跳到新的伺服器，而我被許多雜務羈絆，獨自在舊的世界裡，在空蕩蕩的小宇宙坐望到天明。

無聊的時候拿起手機，想撥給朋友，現在卻都會再確認一下時間，因為不想突然破壞朋友與情人的約會。通常最後的結果是一個人在家，壓抑地看著書--其實我明明有很多書沒讀，卻被一種疏離感侵襲，耐不住寂寞。孤獨創造強者，而天性無可避免地將我們導向平庸。

我還是會出去走走，但並非在通往北海岸明媚熱情的道路上狂飆，而是陪伴朋友聽他的告解與怨懟，如同低沉又幽微的小調。

學長失戀了。（又是感情，「這該死的愛」！）

學長和我一起去沙崙岸邊。雖然沒有酒，不過那種哀傷的心情在此無聲無息地暈開。學長失戀已經很久了，但是他一直擺脫不了那一段甜美，以及失戀後所縈繞於心的孤寂和空虛。

總是這樣的，多情的人固執又任性，也許被朋友譏為死不放手，卻必得承受苦處，耽溺在自圓其說也永不再出現的浪漫情懷，自我纏繞與糾結，久久無法釋然。傷心與痛苦經過歲月的拍打，心的沙岸漸漸平滑，再等待下一個情人來刻出一幅幅精采的圖畫，再拍打，再刻蝕，再拍打……

我們坐在欄杆上，對望大海，潮起潮落，我想起村上春樹<<尋羊冒險記>>的最後一景：「我」坐在海岸邊，抽抽噎噎的開始哭了起來……

凌晨三點多，人生自是有情癡地犧牲付出，我們走著走著，遇到了一個熱情的小女孩。小女孩的父母在賣東西，女孩孤單，就想在陌生人身上多分些愛。我們笑鬧著，發出卡通軍曹的說話聲：「KERO！KERO！」，講玩笑話，捏捏打打。突然有一種回到國小的感覺：我九歲，被坐在隔壁的恰北北捏到淤青，被她用自動筆筆芯刺到流血；玩紅綠燈，跑著我胖胖的身軀，氣喘吁吁地得意沒被捉到。

時常會發生那樣的情形：聆聽一個悲傷的人說話，盡力安慰他，有時勾起一些相似的經驗，卻忍住不說，只因不希望對方更傷心，或者有比慘的意味。而我竟然常常假意聆聽朋友的苦衷，卻分神掉入自己的回憶裡。這益發激起己身的孤獨感。（明明有個

人陪你，你卻只有你自己。）

又好像我興奮地推薦「愛在巴黎日落時」這樣的文藝片給我網球朋友們，換來他們半開玩笑的說到底有什麼好看的，整部片一直走路而已，又好像我激動顫抖對學姊訴說「時時刻刻」裡三個女人內心最細微幽微的那一份掙扎，我似乎可以感受的到，學姊疑惑的表情。好像怪異的鐘擺，劇烈兇猛地產生震盪。

過去常常在想我為何這麼如此與眾不同，小的時候還為此哭了好幾次。比如國中時期一直打籃球，高中時常常跑去打棒球，大學時十分羨慕與欣賞我那群網球朋友（如此熱血與豪氣），或者多少女生告訴我（勸我）們來說，打籃球的是所有男生之中魅力最強大的，但我皆不能真正享受到裡面那分狂熱與激情。大家都希望男生應該運動，但我卻無法著迷在其中。

很奇怪的是我大學的朋友皆狂熱於網球，常常一聊開就沒有停止的時刻，我總是落單。每一個人都有一個自己的小宇宙，也許軌道曾經靠近過，曾經短暫駐足，終究無法長久相伴。大家的宇宙都是經過自我主體的觀念、看法、信念、經驗、夢想折射而成，你可以用很多東西裝飾自己的宇宙，卻不能讓宇宙熱鬧起來。

我曾告訴高中文藝時代的好友，喂，我要寫出像金庸那樣雅俗共賞的小說，那是我渴望的境界。但這一兩年下來我已不渴求了。就像我可能永遠也無法了解大家對棒球的狂熱，他們也無法了解小說與詩之於我的魔力，彼此走彼此的路，他們熱鬧，我，孤獨。

對我來說，自信與自我欣賞是這宇宙的總開關。而在這裡，孤獨和熱鬧同樣高貴，憂傷與快樂一樣特別。寫作是一種極其先進的科技，

譬如我們想凍結某些美好的時光，以文字來記述，以影像來追索，不僅保存，還可釀造，再灑上一層淡淡的情思。不必管外面的評價與嘲笑，即便是自己一人也甘之如飴。一個人在昏暗的燈光下讀著書也很幸福，我榮幸那成為己身的印記。

我在我自己的小宇宙。

2010/09/27



小宇宙